老子帛书版道德经原文

道经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 名万物之始也;有 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 异名 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 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居 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 以弗去。

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 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智不敢,弗为而 已,则无不治矣。

道盅,而用之又弗盈也。渊呵,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湛呵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也,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舆,虚 而不屈,动而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呵若存,用之不勤。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舆?故能成其私。

上善似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予善信, 政善治, 事善能, 动善时。夫唯不争, 故无尤。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葆之。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贵富而骄, 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 抟气至柔,能婴儿乎? 涤除玄鉴,能毋疵乎? 爱民活国,能毋以智乎? 天门启阖,能为雌乎? 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

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埴为器,当其无,有填器之用也。凿户牖, 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 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汝何以寄天下。

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忽,绳绳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达,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曰:豫呵其若冬涉水,犹呵其若畏四邻,严呵其若容(客),涣呵其若凌释,敦呵其若朴,混呵其若浊,旷呵其若谷。浊而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致虚,极也;守静,表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天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 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案有不信。 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谓我自然。

故大道废,案有仁义,智慧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慈,邦家昏乱,案有 贞臣。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 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

唯与呵,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恍呵,其未央哉! 众人熙熙,若飨于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兆,若婴儿未咳。累呵,如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遗。我愚人之心也,沌沌呵。俗)人昭昭。我独若昏呵。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呵。忽呵,其若海,恍呵,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俚。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恍唯忽。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恍呵忽呵,中有物呵。幽呵冥呵,中有精呵,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 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也,以此。

企者不立,自是者不彰;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曰馀食 赘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

曲则全, 枉则正, 洼则盈, 敝则新, 少则得, 多则惑。是以圣人执一, 以为天下牧。不自是故彰, 不自见故明, 不自伐故有功, 弗矜故能长。夫唯不争, 故莫能舆之争。古之所谓曲全者, 几语哉! 诚全归之。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故从 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 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 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 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为轻根, 静为躁君, 是以君子终日行, 不离其辎重。虽有环观, 燕处则昭若。若何万乘之王, 而以身轻于天下, 轻则失本, 躁则失君。

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瑕谪。善数者不以筹策。善闭者无关鑰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也,是以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袭明。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也。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乎大迷。是谓妙要。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忒。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培,或墮。是以圣人去甚,去秦,去奢。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谓果而不强,物壮而老,是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 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 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 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道恒无名,朴,唯,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雨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与江海也。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不亡者,寿也。

道汜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 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名於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 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 固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邦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恒无名,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 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

德经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 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为天下正。其至之也,谓天毋已清将恐裂,谓地毋已宁将恐发,谓神毋已灵将恐歇,谓谷毋已盈将恐竭,谓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 夫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贱之本舆,非也?故致数与无与。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

反也者, 道之动也: 弱也者, 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故人之所教,亦议而教人。故强梁者不得死,我将以为学父。

天下之至柔, 驰骋于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 教, 无为之益, 天下希能及之矣。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盅,其用不穷。大直如诎(屈),大巧如拙,大赢如绌。 躁胜寒,静胜热。清静可以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憯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

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

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将欲取天下也, 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属耳目焉,圣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盖闻善执生者,陵行不避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 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 莫之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 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启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棘。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 光,复归其明。毋遗身殃,是谓袭常。

使我絜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 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资财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馀;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蜂虿虺蛇弗螫,攫鸟猛兽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 牡之会而朘怒,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心使气曰强。物壮即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兑,闭其門,知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 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其政闷闷,其民屯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 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 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燿。

治人事天莫若啬, 夫唯啬, 是以早服, 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 可以有国。有国之母, 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 长生久视之道也。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 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 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

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葆也,不善人之所葆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人。人 之不善也,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拱之璧,以駪駟马,不若坐而进此。古 之所以贵此者何也?不谓求以得,有罪以免与,故为天下贵。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

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 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于无难。

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破也。其微也。易散也。为之於 其未有也,治之於其未乱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作于蔂土。百仞之高, 始于足下。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 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 得之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

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智也。故以智治邦,邦之贼也;以不智治邦,邦之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此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 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 下乐推而弗猒(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舆争。

小邦寡民,使有十百人之器而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 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 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矣,已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

天下皆谓我大,大而不肖。夫唯不肖,故能大;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恒有三宝, 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今舍其慈,且勇;舍 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如以

慈垣之。

故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舆,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 是谓用人,是谓配天,古之极也。

用兵有言曰: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 吾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 攘无臂, 执无兵, 乃无敌矣。祸莫大于无敌, 无敌近亡吾宝矣。故称兵相若, 则哀者胜矣。

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夫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之不畏威,则大威将至矣。毋狭其所居。毋壓其所生。夫唯弗壓,是以不厭。是 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彼取此。

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 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若民恒且不畏死, 奈何以杀惧之也? 使民恒且畏死, 而为奇者, 吾得而杀之, 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 则恒有司杀者。夫代司杀者杀, 是代大匠斲也。夫代大匠斲者, 则希不伤其手矣。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筋仞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兵强则不胜,木强则烘。强大居下,柔弱居上。

天之道, 犹张弓者也, 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 有馀者损之, 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 损有馀而補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 损不足而奉有馀。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乎? 唯有道者乎? 是以圣人为而弗有, 成功而弗居也, 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柔之胜刚,弱之胜强, 天下莫弗知也,而莫能行也。故圣人之言云,曰:受邦之诟,是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 祥,是谓天下之王。正言若反。

和大怨,必有馀怨,焉可以为善?是以执右契,而不以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徽。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